

## 沙漠精灵

文 / 陈萨日娜

灰色的小毛驴若有所思地低着头，顶着懒散飘舞的雪花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大雪覆盖住高低起伏的沙漠，一副统治宇宙的霸道，就连平时倔强而又顽强地抬着头遥望远方的小路都被大雪封住了，完全看不出印记。小毛驴像蒙着眼睛围着磨一样，脚步不紊乱，也不失节奏。为了保持这种平衡和节奏，它爬坡的时候尾巴翘起来，左右摇几下，下坡的时候尾巴夹紧，头稍微低下来。它嘴巴里哈出的热气瞬间被凝冻成白霜，成群结队地聚在它眼睛和嘴巴周围，无意中给它增添了一种老道的意味。它叫老灰，是通拉嘎的坐骑。它虽然个子矮小，但是岁数不在三十下。如果可以讲话，它可能会毫无顾忌地说：对于这片沙漠，我了如指掌。确实是！25年来，它一年四季都周旋在这片沙漠：嚣张的沙尘暴、野蛮的暴雨、热烈的秋阳，还有这无情的雪花……它见识得太多了，所以总是低着头，一副不屑一顾、无所畏惧的样子。

通拉嘎骑在老灰的背上。他背着20斤左右的长方形大药箱，跟他矮小的身材很不相称；他怀里装着五瓶葡萄糖液，远看像即将临盆的孕妇。他的睫毛上、毡帽上、胡须上结了厚厚的冰霜，一双眼睛在冰霜后面急切地望着白茫茫的大雪深处。老灰始终低头看着地面，兴致不太高，冒着这样的严寒、沿着这样的沙漠远行，放在谁身上能高兴得起来呢？通拉嘎把

林下水草丰茂 天边云霞泛金

书法 张树昌



白马秋风塞上 杏花春雨江南

书法 王润成



目光从远处收回来，看了看老灰，眼神里有一种歉疚，又夹杂着一丝感激。他用左手抚摸一下老灰的脊背，算是安抚。他把右手伸进怀里摸摸怀里的“手榴弹”（他喜欢把葡萄糖液说成手榴弹），那几枚“手榴弹”在他温热的怀里不声不响地、安然无恙地躺着。通拉嘎黝黑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，这笑容在他过早苍老的脸上带动了几道深深的皱纹。

“不能将‘手榴弹’冻了，它可是救命用的。”通拉嘎自言自语。沙漠盖上了厚厚的洁白的棉被，似乎要开始一场长久的沉睡。沙漠深处的杨树、榆树、锦鸡儿都把自己伪装成

了白雪公主。一只喜鹊偷偷地从巢里探出头，惊恐地望着这白茫茫的世界。出来觅食的野兔把一排排脚印印在了雪地上。通拉嘎握着怀里的“手榴弹”，好像摸着热炕头，心里暖滋滋的。他每次走在沙漠，心里总会涌出一种自豪的感觉。这片沙漠他已经走了整整25年，即便是大雪封锁了道路，他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每一个躲藏在沙漠深处的人家。他甚至有时候心里会很得意地想，这条路上的每一粒沙都吸收了他的蒙药味。☆

（作者单位：库伦旗委宣传部）

（本栏编辑 / 王占纲）